

最深重的爱，却让她在女儿面前更加胆怯，背负沉重回忆的母亲，如何走出人生的幽暗森林？

Love and Other Secrets

困在回忆里的母亲

[英] 莎拉·查利斯 (Sarah Challis) 著

张秋早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Love and
Other Secrets*

困在回忆里的母亲

[英] 莎拉·查利斯 (Sarah Challis) ©著
张秋早©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青海天御
CS-SOCIET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困在回忆里的母亲 / (英) 查利斯 (Challis, S.) 著 ; 张秋早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2.1
书名原文 : Love and Other Secrets
ISBN 978-7-5404-5223-0

I. ①困… II. ①查…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379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18-2011-510

Love and Other Secrets

Copyright©2010 by Sarah Chall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rah Challi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困在回忆里的母亲

作 者 : [英] 莎拉·查利斯

译 者 : 张秋早

出 版 人 : 刘清华

责任编辑 :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 孙淑慧

策划编辑 : 马冬冬

版权支持 : 李彩萍

版式设计 : 崔振江

封面设计 : 张丽娜

出版发行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 410014)

网 址 : www.hnwy.net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225 千字

印 张 : 9.5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04-5223-0

定 价 : 2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 010-84409925)

Contents 目录

- Chapter 1 回忆 / 001
- Chapter 2 劫数 / 026
- Chapter 3 新生 / 054
- Chapter 4 恐惧 / 071
- Chapter 5 温情 / 085
- Chapter 6 难以抉择 / 104
- Chapter 7 电话 / 129
- Chapter 8 秘密 / 149
- Chapter 9 不能阻隔的爱 / 169
- Chapter 10 变故 / 192
- Chapter 11 前途未卜 / 216
- Chapter 12 转机 / 239
- Chapter 13 旧日噩梦 / 259
- Chapter 14 谅解 / 285

Chapter 1

回忆

一片漆黑中，狂风大作。简听见风咆哮着吹过小路，不由得有些害怕。两侧树篱被风吹着，枝丫高高立着，翻腾起来，仿佛树后会撞出只狂怒的巨兽。残枝斜扫过路面。她靴下踩过一片枝叶和碎石，都是早些时候那场大雨的杰作。顶风推着婴儿车很不轻松，她低下头，铆上了浑身力气。

狗留在家，没带出来。走夜路没有狗反而更省事。目的地也不远，已经近在眼前。对开大门洞开着。真怪，一定是风吹开了门闩。

她熟悉这里。手电大可不用，但在一片黑暗中蛰伏的房子叫她害怕。走进避风处后，风声在身后的树丛中嘶吼，反而更为骇人。

钥匙就在她口袋里，开门毫无问题。电灯开关就在右手边。她伸手在粗糙的水泥墙面上摸索。灯亮起来，眼前是熟悉的景象，一切如常。她关了门，把狂

暴的夜风隔绝在屋外，这才如释重负。

然而，接下来的事令她措手不及。还来不及回身，她便听到一阵熟悉的响动——一扇门滑开了。她看见楼梯上站了个人影，只觉心在胸中狂跳。

她的第一反应是：快走，快逃。然而，那女人已经下了楼梯，来到她面前，抓住了婴儿车，口中还在高声大喊。简满心恐惧，不顾一切地和那人拼着力气，想叫她松手。那女人当胸被她狠狠一推，后退一步，放开了车把。只见她垂下狂舞的手臂，矮小的身子倒在硬地上。

简马上跑出去。她一路拖着婴儿车，跑出大门，沿着来路投入令人战栗的夜色。她惊魂未定地呜咽着，不时回过头去，生怕有人跟上来。

直到跑回小屋里，闩好所有门，放下窗帘，她才渐渐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更加令人不安的惧意随即涌上心头。这种感觉，叫后怕。

噩梦始终萦绕不去，简醒后蒙了半晌才想起，这天是四月一日，是愚人节。弗洛伦斯的预产期就是今天。从一开始，这日子就透着股晦气，尤其是想到这孩子……偏偏要在这日子出生，仿佛早就精精细细打算好了似的。

哪怕别做噩梦呢，起码这天还能开个好头……简想。她待了一会儿，才摆脱了噩梦带来的不适。拉开窗帘时，她发现自己在下意识地寻找一些符号、一些征兆，预示今天特异于常，意义重大。然而，卧室窗外，一切照旧。窗下花园里，方形草地上赫然立着一棵樱树。树身呈银白色，树上繁花怒放。饱满的蜜粉色樱花在不善的恶风里摇

摆。从前天起，这阵侵扰花园的风就流连不散。精致的花瓣沾了褐色污迹，纷纷坠地，积成灰败的粉色花径，遮蔽了引向园门的直路。路那边，邻居家那幢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前，花园里也有棵樱树，修剪得矮小委顿。这两座房子都是三十年代的仿都铎式住宅，有黑梁支起的山墙和用铅加固的窗户。沿着这条被称为“中心大道”的郊区道路看去，住家之间相隔颇远，其间点缀着不少蓬松摇曳的粉色树冠。简想，这些美丽樱花理应映着初春晴空怒放，眼下却遭刺骨寒风扫落遍地。

想到即将出生的孩子，简第一百次扪心自问，作为孩子的外祖母，自己究竟有何感受。自然，她又兴奋，又紧张。弗洛伦斯本人就是一位高级住院医生，她所在的也是英格兰中部一所新立市郊医院，但生孩子难免会有危险。这是弗洛^①第一次生产，她年龄也不小了。弗洛伦斯三十五岁时曾告诉母亲，产科医生说她算是“高龄产妇”，这名词听起来就显老，令人心悬。比起年轻产妇，她生产的危险性更大，情况更复杂。

“你看，当年你生我，年纪正合适。”有一次，弗洛对她说，“十几岁时，女人生孩子再合适不过了。”她顿了顿，又说：“当然，得合情合理才好。”

是啊，合情合理才好。简想。母女之间，话中虽不道破，其中含义往往心照不宣。不必女儿提醒，她自然知道。眼下，她看着春天冰冷的花园，见水仙受了昨夜的雨、今日的风，颓然倒成一片。简又想起自己意外怀孕时那种了无生趣的绝望。事实上，弗洛怀孕这件事，恰恰体现出母女二人之间的截然不同。简不无惊讶地发现，这种不同

① 弗洛伦斯的昵称。

令她又烦乱，又难过。她本以为，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她本以为，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她已经可以“放手”了。三十五年过去，当年十八岁的自己明明已与今日无关。可是，当弗洛打电话来，说她怀了孩子，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逼迫着简回首当初，令她想起自己不得不向母亲坦承有孕那天。外祖母、母亲、女儿……三代人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恰似俄罗斯套娃，每一枚各自独立，却又精确地贴合在上一枚体内。无论感受如何，她们注定彼此羁绊。

她和女儿之间，有一点是相似的：怀孕时弗洛没有结婚，看来一时也无此打算。事实上，弗洛只在告知怀孕时顺嘴提了一句男伴。那人叫何。简这时根本不想提他，只随便问了句他是否开心。

“说实话，我还没问他呢。要生孩子是我的主意。”弗洛也随随便便地说，好像这件事再轻描淡写不过了。

“哦，知道了。”简温和地说。她挺喜欢何的。他长相俊俏，性格也不错，父母都是越南移民。何在弗洛工作的医院当整形医师。他很快学会怎样叫弗洛听话，这一点简始终自叹弗如。每当弗洛气势汹汹，闹起脾气来，何那东方式的冷静与超然总能令她缓和下来。

两人分分合合，已经五年了。然而，即使是现在，他们也没有正式同住，而是分别独居。弗洛工作的小城市里有片翻新区，她的新公寓就在那儿。何则和其他年轻医生一起，合住一座闹哄哄的房子。简一直琢磨不透：如果你爱一个人，可以和他生孩子，为什么不想和他一起生活？女儿看来并未继承她对成家的执著。她曾对丈夫恩佐述说这件“奇事”，恩佐却说：“现在这种事不是很寻常吗？年轻人在一起没什么牵绊。他们都管对方叫‘床伴’。”

“这叫法！真可怕。”简皱眉道，“爱啊，浪漫啊，现在的人怎

么都不把这些当回事了？”

“哦，他们没时间管这些‘蠢事’。”恩佐说，“找个合得来的，满足一下生理需求，对他们来说也就够了。感情牵挂什么的，太麻烦，他们才不想要呢。”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不也一样？”

“我想，在男人看来，没牵挂的确不错，”恩佐揶揄着，“但我看得出来，你不喜欢这样，所以我就另辟蹊径喽。你很清楚，第一次见面我就想娶你，我太想抱你进家门啦。”

简自己也想过，生孩子这件事会不会让弗洛改变心意。也许她和何会一起买套房子，好好安定下来，为孩子成个家。但是，要过问此事，眼下并非绝佳时机。和女儿打交道时，她总想起“如履薄冰”这个词。很多时候，一句随意的问话，一段无心的评论，都会被女儿听岔，成为母女针锋相对的话柄。

弗洛说完怀孕的消息，简思索着。起码她觉得，下面的话是无伤大雅的：“好啊，亲爱的，真棒。真叫人高兴！要我告诉其他人吗？还是你自己说？”这里，“其他人”中包括恩佐，还有她和恩佐的两个孩子——亚历山德罗和马可。她和恩佐结婚时，弗洛已经十岁，两个孩子和她是异父姐弟。兄弟俩都是大学生，趁着长暑假去国外玩了。时至九月，他们很快就会回家。

“哦，妈妈，我不在乎。你说还是我说，有什么区别？你爱说就说吧。”

这满不在乎的腔调太过着意。简能听出，弗洛故作镇定，强掩满腔兴奋。她听出女儿声音里的笑意，感到一阵高兴。

“你开心吗？”最后，弗洛忍不住问道。简无法另作他想，只

说：“我太高兴了，实在太高兴了。”

“你要当外婆了。”弗洛画蛇添足地说。

“是啊，太好了！”是啊，太好了，好得像个奇迹。简过去经常想，不知弗洛愿不愿意生孩子。对比简认识的人，她在太多方面都缺了点儿母性。好在外表率性强悍的女人也常常成为能干的好妈妈。就这样，几周来，简常常为没出生的孩子担心。她想，不知自己是否也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没能养出个善为人母的好女儿。

弗洛伦斯怀孕七个月了，简只觉仿佛已有多年，漫漫孕期几乎可以与大象媲美。她已经快想不起自己怀孕那阵子，准妈妈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现在，女人把怀孕这件事弄得郑重其事，与简她们那代人截然不同。眼下准妈妈年纪往往更大些。或许是工作得久了，连怀孕也要处理得煞有介事，像做项目一样。相比之下，过去人们自自然然，不去刻意费心。为了做个“完美妈妈”，孕妇们真是无微不至，无方不求。简怀孕时常吃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忌口。要是你抽上两口烟，喝上几口酒，简直连当妈妈的资格都谈不上。现代人讲究听着灵性音乐做上一套普拉提操，用几片一次性尿布都要担心自己“不环保”。六十年代那些带宝宝去嬉皮集会和摇滚音乐会的“痞妈”已经够可以了，但她们与弗洛这一代超级妈妈比起来，也难免相形见绌。

第一次怀孕时，简只记得自己吃了一大堆药片补铁，其他一切照旧。若说生活方式上有什么变化，就是因为她突然受不了咖啡味儿，还特别想吃脱水鸡肉咖喱。记得咖喱盒子里，干巴巴的食料晃来晃去，里面还点缀着抢眼的绿豌豆。毫无疑问，咖喱料里的那些添加剂现在都是绝对忌口。那时候，生孩子绝没这么大张旗鼓。姑娘们就连

“怀孕”两个字都不好意思提。孕妇都穿气球一样的蓬蓬裙盖住肚子，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毫不避讳地一身裹身衣，挺着大肚子招摇过市。

在这个大风呼啸的寒冷早上，天幕低垂，流云如织，灰暗阴沉。简几乎不敢相信，弗洛怀了这么久的孩子即将诞生。一切已经安排就绪。如果几小时内不见阵痛开始，弗洛便会入院引产——全程自然顺产较为麻烦，弗洛也绝不执著于此。她和何已经知道她怀的是个男孩。弗洛给简看过宫内照片。图上，胎儿形象模糊，形状像颗豆子。他垂着头，小兽似的张开双手。“看，”弗洛指着一处白色小突起说，“是男孩！”

这孩子对未来一无所知。他还在温暖的小小世界里游弋时，已经被叫做“男孩”，而且有了名字：丁丁。漫画里的名字怎么能给真人用？^①这又是个不便启齿的问题。何况，就连“弗洛伦斯”这个名字，也是从儿童动画《神奇的旋转木马》里来的。倒不是简喜欢这名字，只是接生的护士问她时，她突然想到罢了。那真是个又凶又可怕的女人！她一直叫简用力，再用力，最后她简直要一劈两半。女儿的出生并不平常，那时是件丑事，她也没想好合用的名字。就这样，她成了弗洛伦斯。

哦，弗洛，简想着，从窗边走开，挑出今天要穿的衣服。她感到爱，也感到一阵柔和的怜悯。虽然女儿饱读医书，颇富学识，但她绝不会真正明白这个孩子意味着什么，也无法理解她的人生将从此不同。无论你是谁，在做什么，年轻还是年老，富裕还是贫穷，才高八斗还是茫然无知，生子之后人生必然大为改观。简清楚记得，孩子出

① 丁丁（Tintin）一名，来自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系列漫画。

生后，崭新的爱与责任仿佛一副重担，突然令她不知今世何世，不知身在何方。这完全出乎意料。新妈妈绝无可能作好十足准备，坦然迎接重不能承的温柔情愫，绝无可能。她身负重任，难免焦虑重重。怀里这个呼吸微弱的小小生命要依附于她，她要让孩子活下去，不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而是一生一世。

对于简，她觉得自己整个人生都封在雪花玻璃球里。弗洛的出生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如此巨大，以至于雪花飞扬落定，风暴过去之后，天地已经截然不同。而医院婴儿床里那个号哭的小家伙，就是崭新的宇宙中心。

心理变化和激素变化并非全部。弗洛也许熟知关于妊娠的所有理论知识，但她也许不知道，产后那几天，她会觉得多么异样。当淤青变形、血流不止的身子重新属于自己时，她会发现自己成了个陌生人。简记得，看见肿胀濡湿、爬满血管的胸部，还有褶皱松弛的肚皮时，自己曾多么沮丧。肚子拖在身前时，简直像个空口袋。九个月前那个活力充沛的苗条姑娘哪儿去了？

最初几周，除了当奶妈之外，什么事都做不了。大中午的，她还穿着睡衣，喂孩子、换尿布、拍拍孩子、再换尿布……暂缓一小时后，整个重新来过。她记得，自己的头发垂下来，又长又乱，但身子麻木疲惫，想到弯腰低头去水龙头下冲洗，她都受不了。再说，热水器坏了，连热水都没有。

只要弗洛还活着，骨肉之情便会系着她，绊着她，让她为儿子操心。每过几年，就会出现新问题、新挑战。蹒跚学步那几年，护着孩子不出事会成为她生命中的头等大事；然后孩子开始上学，学习和其他人相处，她又会经历另一番折磨，宁愿自己受罪，也不愿看孩子被

小霸王们欺负。有时，孩子还会被不近人情的老师赶回家，小脸皱巴着，样子凄楚可怜。如此这般。每个阶段总免不了闹出些事端。弗洛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无助，越来越照顾不及。直到丁丁最终成年，她还会陪着他，看着他，满怀爱意，满怀忧虑，只是再也无法影响他的世界。

想着这些，简几乎能看见弗洛。她发型精致，眼镜滑到鼻尖上，倚在白色皮椅上，脚边放着报纸杂志。她读着股市信息，琢磨着该去店里买什么葡萄酒。弗洛曾从伦敦设计师专卖店里购回一张价值八百英镑的高级纯木摇床。但这幅想象画面实在很难供孩子容身，摇床再贵也嫌古怪。

“这东西真实用吗？”简疑心道，“孩子的头不会被杆子卡住吧？”

“唉，妈！别傻了。不安全的东西能放到市场上卖吗？”当然有可能，简想。无论如何，这高级摇床看上去简直像十九世纪美国先民用苹果箱造出来的，重金采购实在不可理喻。而且，不出几周，孩子就会长大，这东西就得淘汰。

“你看，刚生下来时，你还睡在抽屉里呢。”她想起往事，有点儿伤感，但女儿只瞪了她一眼。

“哦，拜托！”弗洛最受不了听人忆旧。她一直不喜欢听人说她小时候的事，仿佛她根本不想知道，自己曾经弱小无助，依附于人。

简在浴室里上妆。她的脸看起来不太真实，仿佛一块画布，只供唇膏眼影肆意涂抹。简想，弗洛从今儿开始即将夜夜难眠，困倦疲惫。她想起，弗洛晚上毫无睡意，大哭大闹时，她曾接连三四小时哄她、拍她。时近拂晓，她正是这样慢慢听熟了BBC（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广播。人们说人类“渺小”，一点儿不假。这些时候，仿佛

全世界的人都睡了，只有她醒着。从小屋窗口望出去，不见一点儿光亮，只有她孑然一身。人们说“早得怕人”，就是这意思吧。漫长绝望的拂晓守望中，她正是这么觉得。她，还有宝宝，好像身在一个很陌生的星球。星球在宇宙间流浪，除她们之外，别无他人。

化妆还是平日里那一套。先是抗衰老保湿霜——真的，人们希望这东西真管用，然后是灰色眼线、粉色唇彩。简看见镜子里映出自己的日常模样。还不赖。但是，就在今天，这张脸的主人就要当外婆了。她对镜中的映像开怀一笑。“天哪，你一点儿也不老，还不像外婆呢。”她自言自语道。别人会不会这样说？不知道。她的确显老了，脸颊已经松弛下垂。微笑起来，样子还算差强人意，但总不能一直笑着，像个疯婆子。一旦敛起笑容，嘴角的法令纹就让她显得老态龙钟，愤世嫉俗。其实，她半点儿也不愤世。难道大家最终都不能面如其人？这想法实在令人不悦。

楼下整洁明亮的厨房里，大狗兴高采烈地迎上来。这是条花斑杂种狗，叫“潇潇”，是拉布拉多、牧羊犬和不知什么狗混出来的，其血统中一大部分已不可考。它体格魁梧，毛皮厚实，脸又大又方。把它从狗舍领回来时，简和恩佐还难得闹了点儿矛盾，僵持了好几天。最后，简一再坚持，不肯妥协，这才最终胜出。

“孩子们已经不在家了，我们要狗干什么？现在自由了，爱做什么做什么，有条狗不是又把我们拴死了？”恩佐说，“干吗自找麻烦，再弄点儿什么来伺候？”

因为我就擅长这个，简想。另外，救助中心那位女士曾对她说，潇潇经历很不幸，曾被人拴在超市购物车上丢进河里。它需要安静的环境，新家里不能有小孩，也不能有其他宠物。只有这样，它才能重

新信任人类。简看到潇潇眼里一片茫然，目光温柔，有说不出的悲伤，马上下定决心要带它回家。三年过去了，连恩佐也不得不承认，潇潇是条乖巧、忠诚又亲人的好狗。因为它是条警觉的看护犬，简说，她独自在家时再也不害怕了。要知道，斯塔福德郡乡镇中，贫困与吸毒大行其道，在市郊这些高级社区里，安全问题已经日渐成为隐患。

她打开后门，把潇潇放进花园。一阵冷风迎面吹来，她的裙子裹在腿上，湿叶子、湿草和雨后泥土的气息随之而来。简赶紧关上门，把狗独自留在外头，随后开始准备早饭，继续琢磨今天的事。

十年来，每周里有四个上午，简要去一位上了年纪的明星那儿服务。那人已经封了爵位，在乡下有地产。简是他的私人助理，负责帮他打理事务，运作一份用于贫困儿童假期花销的慈善基金。托米爵士最广为人知的，要算他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举动，尤其是私人出资吃进大量哥伦比亚国民产品的大手笔。现在，他那颗嬉皮士脑袋上，头发已经日渐稀疏，但派头不改，还喜欢穿得鲜艳招摇。紧腿裤子使火柴棍似的腿显得更加细瘦，凸显出他咄咄逼人的步伐。当然，随着时间过去，他走起路来已经挑衅意味愈少，关节痛特征愈多。事实上，作为钻孔膝盖手术的成功领头人，恩佐曾经建议爵士躺上手术台挨上一刀。

托米爵士不光有六个孩子，现在还有三个孙辈，最近又娶了个年轻的贵族妻子。新岳父是位落魄的爱尔兰伯爵。他开始打猎，妻子养了一大群聪明的德比猎狐犬。恩佐觉得，这位曾经的无政府主义叛逆明星眼下转型成乡村联合会中坚分子，实在令人莞尔。^①不过这些人都

① 乡村联合会是英国的一个政治组织，推进与乡村有关的政治主张，包括打猎、射击等乡村运动。主张具有保守派倾向。

一样。在鲜花和摇滚乐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厌倦了滥用毒品，放浪形骸，眼下生活富足，都保守怀旧起来。看看塔莎^①和丹比！恩佐说。塔莎和丹比是简的姐姐和姐夫。六十年代，两人都是最虔诚的嬉皮士。现在他们住在乡下的地产里，过着法国皇后一样的日子，种些疙疙瘩瘩的有机蔬菜，自己养了群种类稀罕的羊。这两位都是托米爵士的好朋友，在印度的静修所结识。正是通过他们，简认识了托米爵士，开始为他工作。

厨房里安详宁静。简做了壶咖啡，从客厅取来报纸。这三天曾经多么令人向往啊，她想。恩佐不在家。他去慕尼黑出席医学大会，发表一篇关于髌关节置换手术的论文。每到这时候，简就觉得日子随性得好像放假。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再不规律也没关系。只要她愿意，大可晚上八点坐到床上，吃个三明治，再喝杯葡萄酒。她拿着咖啡坐下，高兴地享受着没人抢看报纸的惬意。不过，扫了一眼厨房里的钟，她意识到，和往常一样，恩佐随时都会打来电话。他的声音沿着线路回响，一头是冷清的早餐和漫长空寂的走道，另一头是隔绝了世界的旅馆房间。

他离家时，简常为自己的惬意暗自愧疚，于是拼命对她说她想他。她的确想他，却不为此愁苦。亲人短期外出，自己偷闲几天并非什么坏事，她想着，又从冰箱拿了些酸奶。她和恩佐在一起时，觉得自己就该是他的妻子，依附于他而存在，只有他不在时，她才能解放出来。这种感觉仿佛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女士解开束胸衣。她可以消沉，可以颓废，可以随心所欲，可以看垃圾节目，可以读廉价小说，也可以打电话给闺蜜，八卦上半小时。没人关注时，她可以降低标

^① 娜塔莎的昵称。

准。反正即使再懒惰邋遢，也无人过问。

当然，若是一直独住，她也无法忍受。恩佐的出租车停在门口时，她一定又盼着见他。她想两人依偎着，坐在厨房桌边喝葡萄酒，聊一聊彼此过得怎样。这种谈话和闺蜜之间的八卦截然不同，恩佐不是碎嘴的人。他们会交换消息，聊工作，聊家里的事，保证双方信息对等。这时候，她又变成了恩佐的妻子，做咖啡，打开洗碗机，整理他的箱子，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盘算第二天的食谱。

电话响了。恰到好处，正如所想。可是，拿起话筒时，她听见塔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哦，是你啊，塔莎。我还以为是恩佐。”

“哦，抱歉啦。你听出来了，是我。”

“他不在家，又发论文去了。每天这时候他都会来电话，不过也没什么事。他总想叫我可怜他，说自己远在他乡，在五星级酒店里待着。不过，这次是慕尼黑，听着好无聊。”

“你该高兴才是。这说明他还记得联系你，没忙着勾搭服务员。”说到作风问题，姐夫丹比可绝不是模范丈夫。“不管啦，今天到日子了，我才想起打电话。对吧？就是今天，预产期，生日？我不想说话难听，不过……哎，弗洛也太大张旗鼓了，还真以为全世界只有她在生孩子啊。”

“哦，现在年轻人可不都这样！”简觉得有必要帮女儿说句话。

“是啊，但弗洛是医生哪！她应该职业一点儿、自觉一点儿嘛。几个月来，她除了孩子都不会聊别的了。今天终于要生了，她怎么没安排人在海德公园放礼炮？”

“我明白你说的，她上周跟我说过，诞出的时候要找个产友。